◆旅人手记

阳朔的气味

张东吾

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气味。阳朔就是一个有着特别气味的地方。

阳朔是我早就心向往之的地方。十年前与几个朋友一起去桂林玩了两天,期间很想到阳朔一游,但终因时间仓促,缘悭一面。到了桂林,而没有到阳朔,我的心里一直有那么一丝遗憾。

好在弥补的机会来了。七岁的女儿在群艺馆跟着许老师学国画,许老师是个生性浪漫的人,闲暇时喜欢去外地旅游。这大概也是很多画家共同的特点吧。与别的行业相比,画家似乎更喜欢"行万里路",搜尽奇峰打草稿,胸中有丘壑。春暖花开的时候,许老师决定带着孩子们来桂林灵川、阳朔写生,这真是一个好主意,孩子们欢呼雀跃,家长们一呼百应。就这样,托孩子们的福,母亲、妻子和我一起跟着来到了广西。我们先在灵川县海洋乡看了桃花,然后驱车来到了阳朔。

一到阳朔,我就为这座美丽的小城倾倒了。我去过的城市不算少,但像阳朔这样城区就是景区的还真不多。我们下榻的友谊宾馆,就在阳朔县政府的门口,距离阳朔码头、西街均只有百步之遥。宾馆斜对面,便是徐悲鸿故居。徐悲鸿故居旁边,便是孙中山先生1921年在阳朔发表演讲的地方。

从宾馆出来,我便瞧见了掩在小巷中的徐悲鸿故居。徐悲鸿先生是江南人,并不是土生土长的阳朔人。据说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已经成名的徐悲鸿游历阳朔后,如同觅到了人间仙境、世外桃源一样,下决心迁居于此。1937年夏天,名记者严怪愚先生采访徐悲鸿:"徐先生预备到广西去是不是真消息?"徐悲鸿这样回答他:"我已在广西阳朔买了一块小地皮,预备到那儿去长往……"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惊羡于阳朔之美,却只能留下"信美非吾土"的浩叹,真正能够像徐悲鸿一样,迁居阳朔长期生活的恐怕少之又少吧。

徐悲鸿故居东南两面临街,东向为正门,门楣上悬着一副对联:"独闻悲鸿奔马奋蹄声,常见故居白兰芳蕾笑。"进得院内,当面为正房,左面临街有一处偏房,俱为一层的砖木结构,木制的门、墙、窗均漆成红色,砖制部分则刷得粉白。房前有一棵如抱的玉兰树,据说为徐悲鸿先生亲手所植。树旁有一石桌,一根石柱撑着一块圆形石板,便是桌面。桌旁配有四张石凳,俱修长而健硕,环身镌了一条浅沟。院内塑有徐悲鸿半身塑像,栩栩如生。塑像旁边散立着几块碑石,一块镌有"徐悲鸿印""阳朔天民"的印章;另一块上镌有"江南徐悲鸿"的印章。想来这些印章都是徐悲鸿先生生前的最爱。

从徐悲鸿故居出来,往阳朔码头的方向没走几步,便有一座拄着拐杖的人物塑像,这就是孙中山。1921年,孙中山复任非常大总统,踌躇满志的他,从广州乘船溯江而上,准备驻节桂林进行北伐,期间从阳朔码头登岸,在阳朔县城发表演说。孙中山面北而立,慷慨陈词,双眼炯炯有神,似乎寓示着他此行志在必得。

阳朔是一座山城,站在县城任何一角,你都可以看到一座座秀丽的山峰。这些山峰不如张家界的山那么巍峨和险峻,倒像是一根根或是一丛丛刚出土的笋。女儿说,阳朔的山,就像神仙做成模子的,逗得我们一个个哈哈大笑。而阳朔的水,无论是漓江的,还是遇龙河的,的确够清澈,够丰沛,够诗意,但相较之九寨沟,相较之天池,似乎仍有所逊色。但阳朔最大的特点就是,无论山也罢,水也罢,比别的地方都要多几分灵动,而山与水的结合更要比别的地方多几分默契。正如诗人称赞阳朔的山水时所说的那样:"群峰倒影山浮水,无水无山不入神。"

从孙中山演讲的地方向西走几十步,便到了阳朔码头。若要将阳朔的山水美景一齐收于眼底,阳朔码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漓江在阳朔县城拐了个弯,这个弯拐得不够大,没有拐出浩荡的水府来,但拐出了一个开阔的大码头。这样一个码头,留下过前人深深浅浅的足迹。我们沿着长长的防洪堤,款款而行,放眼四望,只见远山如黛,烟云为之增色;碧水如弦,舟帆为之弄潮。女儿指着那些云缠雾绕的群峰,对我们说:"你看那些云,一下子给山峰戴上帽子,一下子给山峰系上围巾。"正如女儿说的,阳朔的山水之美,美在千姿百态,美在变化莫测。

漓江对岸的山峰下,偶有炊烟缕缕,袅袅升起。早在唐代,诗人沈彬就描绘过"陶潜彭泽五株柳,潘岳河阳一县花。两处争如阳朔好,碧莲峰里住人家"的美好图画。我想,如果哪一天,我也能像徐悲鸿先生一样,定居在这里,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

从码头回到宾馆,许老师正在指导孩子们写生。这些刚刚接触国画的孩子,兴致特别浓厚,一个个画得很认真,千里迢迢来写生,不认真些似乎也说不过去。看着许老师疲惫而又兴奋的样子,看着孩子们一张张稚嫩的脸,我忽然觉得,兴许哪天就从这些孩子们中冒出几个齐白石、徐悲鸿呢?

如果说,山水让阳朔有一些神仙气,那么西街便让阳朔有了烟火味。从宾馆出来,往北穿过一条巷子,再通过一座桥,沿着巷子往前走百来步,便到了西街。西街是属于夜晚的。走在灯光璀璨的西街,似乎回到了凤凰。西街的房子、店铺都是古色古香的,这一点很像凤凰。不同的是,凤凰有古城墙,老房子也更多。在凤凰的时候,我曾经特意起早,六点钟开始穿行在那窄窄的巷子间,但不到二十分钟,一拨拨的游客便冒了出来,我走到哪里,哪里都是人。西街似乎比凤凰要更加热闹,人口密度远远超过了凤凰。特别是到了夜晚,西街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热闹无比。

阳朔,阳朔!我既爱你那有些神仙气的山水,也爱你那充满烟火味的西街。

湘江夜色 卿菊莲 摄

◆湘西南诗会

故乡,长满茅草

(外一首)

钟石山

我遇见一片江南水乡
遇见万亩稻田金黄
遇见无数座穿戴整洁的村庄

高铁呼啸而过
晚秋慷慨解囊

倾巢而出的是
本年度预留的所有阳光
……
我仅仅瞥了一眼
就挂念起
茅草悠悠的故乡

逆来顺受

顺着流水
可以走到大海
顺着斑马线
可以走到古代
顺着时光
从星期六走到星期天

我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人
我有一双长满老茧的脚板
顺着季节的碎石板
在人世间的羊肠小道上
坦然地
走来走去

秋色十里(外二首)

周志斌

梧桐叶落,光阴回归远方
南飞的雁
是天空难以掩饰的惆怅
一只候鸟,无法掠过九月
收敛的翅膀,凝结成霜
没有一堆篝火,为它铺开夜空
贪心的爱人,总属于远方
为独霸那方秋色
一次次牵扯目光,流浪

千鸟过尽,忆起那年初遇
有木叶哀婉——
秋色十里,不及有你

秋风辞

秋风卷起九月
一路撒下白露,晨霜和鸟鸣
故事接近尾声
他还在一首诗的迂回里
练习破题
三十年里
他献上青春,泪水和白发
终在秋风吹起时,身轻如叶

无法证明确切爱过
他望向远山——
那时刻觊觎的风霜
因一个人的温度,久未成雪

镜中花

这旧了的身体,总是游离
桂树还不曾
散发幽暗的香
我却看见,镜中那小小的蕊
这秘密我不打算与人分享
就像此刻,一切尘埃落定
有人半路迷失
把自己
埋入悠然开花的桂树
让一瓣花
飘向正好经过的你
从此,一棵树,像极镜子的两面
镜里,是我们宁静诗意的生活
镜外,是起伏且透着疼痛的呼吸

深夜(外一首)

李云娥

街道睡了
路灯醒着
月亮睡了
思念醒着
梦,踩着鼾声
开始启程
有乡愁导航
再远
也会找到门口的槐树

远 郊

远郊有多远
用思念去量
捆着腰带的土路
早已穿上水泥马甲
一方池塘,守护三生三世的桃林

喜鹊,没办建房证
却在水桐树上安居
麻雀翻译的方言
母鸡听了,直点头
几声狗吠
定位了母亲的位置
屋后的油菜地
割开了我一页一页的童年

◆乡土视野

故乡的菜籽油

陈卫民

人近中年,对父母的眷恋更深。一天两个电话,每逢假期必回家。来不了说走就走的旅行,只想着回家陪陪父母。到家,哪都不想去,看书,听歌,陪父母唠嗑,心情如秋日蓝天下的浮云。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假期结束,母亲一定让我带点家里的东西。中稻米,紫皮大蒜,瓜心红薯,土鸡蛋,菜籽油……母亲不停地说,这是自家屋里的,比外面买的要好,外面买菜贵,省一个算一个。

这次,母亲让我带菜籽油。母亲拿来漏斗,置于一个五升的饮料壶,端起油桶,浓稠的菜籽油丝线般流淌。满了,满了,我喊。母亲停住,把漏斗放在壶上,她说,漏斗上还有油,再滴一会儿,一滴都不能浪费。母亲说,这油,人家出20元一斤都没卖,就是要留给你们。母亲说,一滴油十滴汗,不容易呢。十月下种,来年五月收获,从油菜到菜籽油,要七八个月呢。

我的脑海里闪过一个长镜头,跟油菜打交道的日子历历在目。

寒露时节,油菜下种。一粒粒油菜籽,芝麻大,圆溜溜,在秋日暖阳的照耀下,破土而出,欣欣然打量这个世界。白天蔫,晚上长,风吹就倒的油菜秧子,紫色根茎越来越壮实,叶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厚。该从育苗的菜畦里移栽出去了。菜畦是细碎的,肥沃的,移栽地是粗粝的,相对贫瘠的。移栽出去,秧子就像从婴儿被里到了蓑衣里。父亲用小栽锄挖开碗大的一个口子,母亲在后面放好秧子,扶正,培好土。整个过程,父母都是弯腰鞠躬,脸朝大地。母亲腰椎盘突出,一边弯腰,一边用力地捶打自己的后背。

"腰要断了!"母亲在电话里说,一向爱干净的父亲,回家倒在沙发上就睡着了。

母亲说,栽油菜比插秧还吃力,一弯就是一天,还真有点吃不消。

栽油菜辛苦,浇水也不轻松。天边依稀有点残月,父亲起来浇水,长柄勺子泼出一个扇面,焦干的土地裂隙,如同一张张焦渴的嘴巴,痛快吸水后,由灰变黑,被晒蔫的油菜秧子又亭亭玉立。

油菜地离水塘差不多三百米,扁担宽的田埂路,高低不平,坷垃遍地。父亲个子矮,水桶有时候蹭着田基,往前一个趔趄,眼看着就要摔倒,却又奇迹般地站稳,惊出一身汗,风一吹,汗水变得冰凉。到得菜地,父亲抽烟,点火,喷出一口烟,轻叹后,又继续下一趟,弯腰挽起水桶,低头前行,出汗,冰凉。

去年秋天,几个月没下雨。母亲指着那个石头上的水印子说,塘里的水浅了一层了。也就是说,父亲用肩膀,挑干了小池塘一半的水!

耙油菜,已是初冬。硬硬的土坷垃,被挖起来敲碎后,油菜根系伸展开,吮吸施下的农家肥。油菜茎逐渐粗壮,叶子也舒展得阔大。上冻,结冰,被冰块包裹着的油菜叶,显得更加厚实。春风一吹,冰雪消融,油菜苗蹭蹭上蹿,阳春三月,差不多齐腰了。

一朵,两朵,三朵,一夜之间千万朵,油菜花开,闭上眼,都能够听到花开的声音,和着蜜蜂嘤嘤嗡嗡,这一片油菜花海,热闹无比。青山,绿水,白云,黄色的油菜花,构成一幅天然的油画,而金黄的油菜花,是油画上最明丽的色块。瞧着这油菜花海,有种说不出来的大欢喜,甚至有种幸福的眩晕。

面对着油菜花海,父母没有闲心赏景。他们眼里,看到的是油菜荚满枝头的情景。

一场热闹的花事结束,垄间被片片细碎的黄花铺满时,油菜荚仿佛从叶子的腋下钻出,修长,太阳一照,里面的籽儿日趋饱满。

割油菜必须是大晴天,太阳越大越欢喜。戴斗笠,拿镰刀,轻柔割下,轻轻放下,饱满的荚里,可以听到里面的籽儿晃荡的声音,在骄阳下,一碰就会炸裂。

揉油菜是较为轻松的游戏。铺上一块塑料篷布,将油菜一捆一捆地搬来,一次次轻轻捶打,脚踩手锤,荚里的万千颗油菜籽跳出,滑溜溜堆在一起,勾勒出沙丘一样的弧面。光脚踩在上面,有一种细腻的痒,从足底直达心尖,每个毛孔,每根神经,都发出快活的尖叫。让我们快活的,不仅是揉油菜,还有榨菜籽。因为榨油菜可以上街。带你上街,就是大人对孩子的奖赏。

榨油房里常年香味四溢,香了一条街。一百斤油菜籽打三十斤油,加工费四十元。也可以不交加工费,条件是不要油饼。"慢慢游"(农用三轮车)载来的几蛇皮袋油菜籽,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变成几桶油。榨油房里,那个硕大的漏斗,母亲也是要等上半天,一定要滴得彻底干净。一滴油,十滴汗,母亲说。几十年了,母亲装油时都是这样的表情。

少时,我抓来的黄鳝泥鳅,母亲用菜籽油煎炸一下,好多人喉结响动,连屋门前的老猫,都在拼命咽口水。菜籽油烹饪的任何味道,都让人垂涎。

董卿说,味道,落到笔上就成了风格,吃进胃里就成了乡愁,刻在心上,就成了一辈子都解不开的一个结。

解不开的结,还有一个。我们嘴上不停劝慰少做一点少做一点,却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父母的劳动成果。父母永远在用地里的产出证明他们存在的价值,少做点变为一个伪命题。

但愿在菜籽油的浸润下,没有解不开的结。